



王士禛：乘风偶作西南游(下)

□许永强



王士禛生于明末，长于清初，主要活动在康熙一朝。他一生居官四十余年，位列台阁，以刑部尚书致仕，虽然不无可以称述的宦绩，却是以诗论、诗作而享盛名。他标举神韵，诗作清新俊逸，朝野风雅名士众口赞誉，尊为诗坛泰斗，后进之士多入其门，私淑执弟子礼者几遍天下。乾隆间大诗人大都承认王士禛在康熙诗坛的崇高地位、声望。

王士禛以诗与诗论著称于文学史，其书风与诗风一样，经历了数次变化，早期率真狂放，中年后潇洒俊逸，清雅悠长。

王士禛第一次入蜀时，正值长期战乱之后，他描写当时的广元、益昌民生凋零，田地荒芜、民不聊生；在阆中勾留期间，他写下《阆中县》《阆中感兴》《龙山驿雨》等诗；他游览成都，描写武侯祠“祠前祀昭烈，后祀武侯，有唐裴晋公碑，柳公绰书。祠西十步即惠陵。”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，是清初蜀地社会变迁的“实录”。

王士禛第一次入蜀，正值长期战乱之后，“三户遗民少，萧条见废城。”（《宁羌州》）“路逗苍溪县，荒凉破驿存。漉金稀见艇，畏虎早关门。”（《虎跳驿》）蜀道沿线的一些地区饱经战火，经济凋敝，民生多艰，给京城来的诗人以强烈的震撼，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，是清初蜀地社会变迁的“实录”。

闰七月十六日，王士禛一行到达广元县时写到“广元益昌皆濒嘉陵江，自宁羌至此，荒残凋瘵之状不忍亲闻，近有招集流移宽其徭赋，募民入蜀者得拜官，数年后当有起色。”描写战争过后的广元、益昌民生之凋零，田地荒芜、民不聊生。王士禛向地方官员提出整治流民、难民的方法。这也可见王士禛心怀国家的胸怀。

在阆中勾留期间，王士禛写有《阆中县》《阆中感兴》《龙山驿雨》等诗。《阆中县》：

见说阆中好，轩窗临锦屏。
山川无仿佛，耆旧况凋零。
残垒浮兵气，寒江滞使星。
忽闻羌笛起，风雨昼冥冥。

世人都说阆中好，山川秀美，人杰地灵。然而眼前的阆中萧条、荒凉、破败，过去那美不胜收的阆中已不复存在。昔日的古战场，正以它的残破和肃杀之气控诉着战争的残酷与惨烈。戍边将士们那幽怨的羌笛声悠悠响起，仿佛在诉说风雨如晦、兵灾频仍的战争岁月里，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思乡之情。

《阆中感兴》之三：

西汉茫茫去，来过碧玉楼。
九回肠已断，三折水还流。
涕泪闻鹃鸟，云山绕剑州。
老亲穿望眼，霜雪白盈头。

描绘古城阆中特有的地理风貌：嘉陵江水穿山破峡由北滚滚而来，经沙溪场，傍碧玉楼向南流去。“三折水还流”形象地写出了阆中城西、南、东三面环水，北面背山的地貌特征。诗人不止于写景，还借“九回肠已断”既写江水之曲折，更写内心忧思特甚、愁肠百结，抒发游子对父母的思念。

壹 见说阆中好 轩窗临锦屏

王士禛在取得卓著诗坛和文人偏见的同时，突破正统文坛和文人偏见，重视和高度评价小说、戏曲、民歌等通俗文学、文体。他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创作与理论方面，但在小说、戏曲、民歌、书画、藏书、史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忽视。



清禹之鼎绘王士禛像。



《幽篁坐啸图》清禹之鼎。



王士禛书法作品。

贰 自笑心情无赖甚 清晨临眺不梳头

九月二十五日，典乡试的任务完成，王士禛游览了成都的青羊宫、草堂。他很是感怀诸葛亮的忠心爱国，在武侯祠的怀古之意大增：“祠前祀昭烈，后祀武侯，有唐裴晋公碑，柳公绰书。祠西十步即惠陵。”

王士禛经双流、新津、彭山、眉山、乐山、宜宾、泸州，于十月初八进入重庆府界，从水路返回京城。

一路上，王士禛记录了所见所闻。“双流县，已废入新津，近郭修竹万竿，人家结屋竹中，自成篱落。入城即颓墉废堞，虎迹纵横，可见当时的双流还有老虎出没。”“双流至新津，夹道竹林，联绵数十里，居人斧斤狼藉，以供樵爨。”在眉山“遥望蟆颐山，苍然可爱。入城谒三苏公祠。”在夹江，王士禛对夹江县城所在的平坝田园风光极尽赞美：“入夹江境，即沟塍棋布，烟村暖然，类吴中风物。”在叙州府宜宾县界，“过赤崖山，山色斓文扁如红紫鞮鞞，陆离可爱。”在纳溪“与两生登五峰，泛小舟由海观渡资江，舟中四眺，晨曦曦霭、烟云卷舒，远近诸山、浓淡出没，江楼水市、渔浦风帆、历历可数。”

王士禛抵嘉州（今乐山市）是康熙十一年十月初一，初二晚由水路抵犍为，在嘉州境内停留短短的两天之中，王士禛留下了题咏嘉州风物的诗歌二十二首，对凌云山、竹公溪、高望山、大佛、注易洞、清音亭、洗墨池、尔雅台、乌尤寺等风物都有题咏。其中，王士禛多次咏及高望山（今名老霄顶），以“高望”为落脚点，对峨眉与三江胜景做了穷形尽相、铺张扬厉的刻画。

《三登高望楼作》：
风流曾说荔枝楼，阨槛高明压四州。
峨眉晚霞寒白雪，江心残照出乌尤。
云烟早暮还殊态，枫柏丹黄只似秋。
自笑心情无赖甚，清晨临眺不梳头。

诗人登高远眺，三江交汇之处，四周江山茫茫，遥见峨眉晚霞与寒雪交相辉映，江边的乌尤寺被暖暖的夕阳染上了金色，一日之间，一年四季，江天山色姿态各异，身处胜景之中，想起古诗中“荔枝楼”的诗句，感慨万千。登高望远，江山多娇，抚慰着诗人漂泊的心。用笔疏淡、含蓄深蕴而意在言外，自是“神韵”一派。

但由于篇幅有限，吟咏似未尽兴，王士禛再以七言歌行《登高望山绝顶望峨眉三江作歌》作酣畅淋漓的歌咏：“四海复四海，九州还九州。河伯海若更相笑，螭姑何足知春秋。今年辞帝蓬莱宫，乘风偶作西南游。中条姑射不足数，失喜太华扬高旒。河潼远圻巨灵跬，钩梯百丈临龙湫。终南太白幻云物，秦栈诘曲哀猿愁。锦城小住五十日，岷山秀色垂帘钩……岷江从东来，奔腾回万牛。沫水汇青衣，颠簸千斛舟……”从茫茫宇宙落笔，由入蜀途中中条山、姑射山衬出华山，由华山衬出峨眉，由峨眉再转而描绘三江胜景，得出江山奇丽冠天下之慨叹。整首诗气势开阔，笔调纵横，感情饱满，不仅明确发出“气凌五岳骄公侯”“江山奇丽冠天下”的赞叹，而且多次用到“奔腾”“颠簸”“蓬勃”等很有力量的字眼，显现出一种不同于“神韵”诸作的激昂之美。而末尾的意在言外，情韵袅袅又显“神韵”之致。

康熙三十五年，王士禛再次到川陕一带祭告，写了一百余首诗和笔记《秦蜀道驿程后记》。集前其弟子盛符升序称，士禛自言“再使秦蜀，往返万里，得诗百余篇，皆寥寥短章，无复当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”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王士禛去世，享年78岁。桓台境内至今还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全国罕见的牌坊，上刻清朝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“四世官保”四个大字。